

## 隐喻与转喻的理论阐释及其对外语学习之影响

杨 珺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本文旨在系统介绍认知语言学中两大认知现象(隐喻与转喻)的理论并阐述两者关系。作者在此基础上分析两者对外语学习的启发。作者认为现代外语学习应把隐喻与转喻能力的培养也包括在内, 以便使学生转变思维, 向英语思维靠近。

**关键词:** 隐喻; 转喻; 隐喻与转喻能力; 外语学习

### 1. 引 言

早在两千年前 Aristotle 在修辞学中就提及隐喻。他把隐喻看为两个相似实体或名词之间的比喻, 从而使语言能更生动形象。随着理论的深化, 到二十世纪中叶 Richard 和 Black 把隐喻提升到认知层次上。他们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两个实体之间的语言相似, 而且涉及认知思维过程。前者是语言隐喻, 而后者则是概念隐喻的先端。七十年代后, Lakoff 与 Johnson 等人又深层揭示了隐喻理论, 认知语言学得到了更高发展。近年来转喻也趋向于火热。Fauconnier 和 Goossens 等人也对隐喻与转喻进行了一系列对比研究。本文就两者关系及它们对外语学习影响问题展开讨论。

### 2. 隐喻与转喻的理论介绍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 2.1 隐喻理论阐释

认知语言学认为, 隐喻之所以存在于语言层次上, 是因为在人们思维方式中存在隐喻。人脑中存在的隐喻为概念的, 称为概念隐喻。由于思维中的概念隐喻, 语言层面上便会在此基础上产生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隐喻。例:

- a. I'm feeling up.
- b. My spirits rose.
- c. You're in high spirit.
- d. I fell into a depression.

从认知角度看以上四句话均属隐喻, 且从概念隐喻——HAPPY IS UP; SAD IS DOWN 中派生而来。根据思维中“高兴即上; 悲伤即下”, 这四个隐喻的具体含义不言而喻。这一系列隐喻中, 方向为源域, 而情感为目标域。这两个域各自独立, 不能混同。人类思维借助具体的源域向抽象的目标域进行投射, 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体现在语言上便产生以上隐喻句。

那么为什么各自独立的两个域能产生投射呢? 传统观点认为两者之间必有相似之处, 其实不然。Kovecses 分析 (Kovecses, 2002, p. 69), 人类思维中概念隐喻均有其动机, 其动机主要以人类经验为主。例: 概念隐喻 ANGER IS A HOT FLUID IN A CONTAINER。“生气”与“热液体”从形体而言并无相似之处, 但可以从本体上找原因。人们生气时常会体温上升, 脸发热。所以“热”和“生气”隐喻根源为本

---

【作者简介】杨珺,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2006级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语教学法及语言测试。

体经验。再如概念隐喻 PURPOSES ARE DESTINATIONS 可从日常经验找其原因。人们想做一件事情必须到某一具体地点，久而久之此隐喻也就进入我们思维，反映到日常用语中。

隐喻不只体现在语言层次上，很多非语言情况下也会有隐喻 (Kovecses, 2002, p. 58)。如司空见惯的电视广告中就有其应用。很多广告会应用概念隐喻 PRODUCTS ARE HUMAN BEINGS，把产品做成动画拟人来产生亲切效果。隐喻也会应用在一些雕塑及宗教中。雕塑中“LOVE IS UNITY”经常在法国意大利等国艺术中也都有体现。男女塑像拥抱的动作展示出彼此的爱情。在宗教中概念隐喻 GOD IS UP 经常用于圣经故事中。圣经中上帝及天使总会从天空上方出现，而人类总在天上。这便有隐喻的体现。

### 2.2 转喻理论阐释

根据 Kovecses 对转喻的阐释 (Kovecses, 2002, p. 144)，我们可知转喻也常用一实体代替另一实体，但两实体有内在联系，即必须是同一域中两实体。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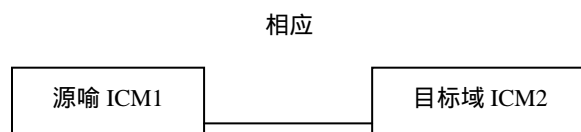
- a. I'm reading Shakespeare.
- b. He wants to write Hemingway.
- c. Wall street is in a panic.

在 a, b 中用作家名代替书，c 中地点代替机构。传统观点认为“Shakespeare”和书虽是两个不同实体，但相互联系。而认知语言学认为它们不仅仅相互联系且共属于一个思维认知模式 ICM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中，即生产思维认知模式。人类生产思维认知模式包括一系列与生产相联系的方面 (诸如作品、作家、工具等)。转喻即用同一认知模式中某一方面代替另一方面。此外声明一点：传统观点认为提喻 (synecdoche) 即转喻，其实这是错误的，它是转喻的一种 (部分代替整体)，转喻还有部分和部分之间的替代 (Louis Goossens, 1995, p.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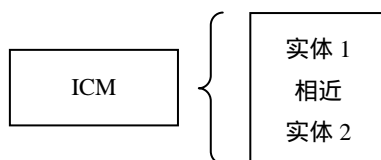
Kovecses (2002, p. 150) 认为对于部分和整体之间替代有：东西与其部分 (例：He hit me. “He” 代替 “his hand”); 材料与其整体 (“wood” 代替 “forest”); 类属与其成分 (“the pill” 代替 “birth control pill”); 类属及其属性 (“black” 代替 “black people”)。对于部分与部分之间的代替，有行为模式转喻 (例：He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 工具代替行为); 因果模式转喻 (例：He was a failure. 结果代替行为者); 生产模式转喻 (例：I'm reading Shakespeare. 作者代替著作); 控制模式转喻; 拥有模式转喻：(She married money. 钱代替钱的主人); 容器模式转喻 (The milk tipped over. 牛奶代替杯子)，以上为转喻基本分类。同一域中某一方面能代替另一方面，则是认知学中较复杂的思维问题，并非简单地表面代替。

### 2.3 隐喻转喻相互关系

根据上述理论，Kovecses 总结如下两图式：



隐喻图式 (Kovecses, 2002, p. 147)



转喻图式 (Kovecses, 2002, p. 148)

由上图可知隐喻产生于两个独立模式中，且两者之间映射出相应之处（火与怒）；而在转喻中，两实体共存于同一模式中，用一突显实体映射到另一实体。隐喻与转喻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但也有相连之处，有时两者相互转化（并非随机转化，而是历史发展结果）。较多情况下两者交互呈现，互相包含。例：

a. "Oh dear," she giggled, "I'd quite forgotten." (Louis Goossens, 1995, p. 164)

b. He laughed: "It's too funny."

这两句话有两种阐释：①“giggled”“laughed”是话语认知模式一部分，即话语认知模式包括这两个动作。②她（他）说话好像“giggled”“laughed”似的。阐释①是转喻认知模式；②是隐喻认知模式。两种情况无明显界限，均为交织进行。再如：“being up on one's hind legs”。此俚语表面为转喻。“Legs”是身体一部分，但还有隐喻即“hind”（只有动物才分前后腿），即有“人是动物”此概念隐喻。由此可见，两者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相作用。

#### 2.4 两者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众所周知现代外语教学中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对外语学习至关重要。如今外语教学都围绕这两者（尤其后者）的提高进行。其实隐喻转喻能力的培养被忽略了。隐喻转喻的应用是掌握语言的更高阶段。基本语法和交际的掌握并非代表英语水平非常高级。以下是沈力发现的一个错句：

I prefer English to Chinese. English is a great catch.

“Catch”原指鱼钩，后隐喻为情人或夫妇间亲密关系，但不隐喻为人与物之间的拥有关系。此句语法对，隐喻方面应用错误。教师日常教学中常忽视此问题，学生也会无意中在此处出错。由此可见隐喻及转喻的培养有待于教学人员的关注。

那么如何培养隐喻能力呢？很多隐喻与转喻的语言都存在于俚语或谚语中。传统均为死记硬背，这样学生很难保持记忆相当长时间，效果也不太好。Krashen 的输入假设理论可以与之结合。即在阅读基础上培养学生隐喻与转喻能力。Krashen 的输入假设 i+1 主张，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达到单词，语法及阅读能力提高的目的，死记单词并非最佳选择，正确方法应是教师在学生原有单词、语法及阅读能力基础上找到稍微高于学生水平阶层的材料让学生在语境中阅读理解，迈向更高级。此理论被好多教师应用到日常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提高的训练中，且得以经验证实。这两个能力提高过程中，学生隐喻与转喻能力也有所增加，但没引起教学人员的关注而作为附加品无意中输入到学生思维中。很多初级学生都会说“go out”，其实无意中应用了容器理论（ROOM IS A CONTAINER）。由此可见，Krashen 理论对隐喻与转喻能力非常有效。

教师可在学生原有语言能力、交际能力、隐喻能力上精心挑选稍高于学生水平的材料让学生阅读，课下也可找些美文、寓言或圣经之类的文章让其欣赏，提高其兴趣，同时也提高其隐喻转喻能力。经过长期阅读训练后，学生认知模式中会产生英文中常应用的隐喻转喻类型及其结构，且随着时间增加会不断深入。

教师还应注意隐喻与转喻在不同国家间并不等同，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会对该国语言有所反映。在中国“龙”是威严和权威的象征，中国古代皇帝自喻为龙，帝王衣服上也绣有龙，现在很多中国男孩名字也有这个字，而相反在西方一些国家“dragon”有邪恶，非正义等贬义内涵。外语学习者绝对不能记混这两个如此相反的隐喻。所以教师对于一些不同于中国的隐喻和转喻认知模式尤其要注意，以便更趋向于英语本族人的思维模式。若外语学习者能用英语思维，这便大大好于只注重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培养的教学。

### 3. 结 语

本文详细介绍了隐喻和转喻的理论结构，并就两者之间关系作了一系列说明。两者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作者认为在如今外语学习中，教师更应注重学生隐喻转喻能力的培养。而这是我们很多教学过程

中缺少的一个环节。作者希望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有更多的研究人员能在此方面深入研究，以便更能提高外语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 Fauconnier, G.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vecses Zoltan. 2002.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ashen, E. F. 1981.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Pergamon.  
Lakoff.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1987.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uis Goossens. 1995. Metaphonymy. In: Jacob L. Mey. (Ed.), *By word of mouth : Metaphor, metonymy and linguistic action i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Louis Goossens. 1995. From three respectable horses' mouths. In: Jacob L. Mey. (Ed.), *By word of mouth: Metaphor, metonymy and linguistic action i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董成如. 转喻的认知解释[J]. 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  
李勇忠. 语言转喻的认知阐释[M].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 Interpretative study on metaphor& metonym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YANG Ju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two phenomena—metaphor and metonymy,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t's analyzed that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Metaphor and metonymy competence should be included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o as to alter students' thought models in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Key words:** metaphor; metonymy; metaphor and metonymy competenc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dited by Stella and XIANG Peng)